

茶 业观点

这间茶艺教室，坐标在新疆！

本报记者 徐金玉

屋顶是圆形吊灯，后排是中式屏席，古色古香的茶桌上，铺就着绿色茶席、盖碗、公道杯、茶艺六君子等一应俱全。

你或许会问，这不是产茶区某所学校的特色教室？实际上，它的坐标，恰恰位于不产茶的新疆。

此时，在阿克苏市第十五中学，这间寻常又不凡的茶艺教室正敞开怀抱，期待着与刚开学的师生们在春天相遇，与一杯杯中国茶撞个满怀。

它从杭州来

这间茶艺教室，是从杭州“搬”来的。

这句话看似有些不可思议，于援疆教师、阿克苏市第十五中学副校长叶妮而言，却是她工作的真实写照。

2023年年初，作为杭州市第11期第一批援疆教师中的一员，杭州紫阳小学副校长、点茶非遗传承人叶妮第一次踏上阿克苏的土地。这里天高云淡、风景宜人，虽是初次到访，却令叶妮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。

入职当天，她介绍起工作经验，很自然地提到自己的教学专长——茶，令她颇感意外的，校领导与师生都来了兴致，请她多讲讲，也是从那时起，这颗茶种子在学校悄然播下。

“来新疆的第一年，我主要干了两件事：上半年筹建茶艺教室，下半年开设茶艺课程。”叶妮笑着说，为此，她连“五一”假期都顾不上休息，新来的教师都相约在新疆走走转转，她却一门心思全扑在茶艺教室上。

起初，叶妮的内心也很忐忑。“空出一间教室很容易，但要打造一个像样的茶艺教室却不简单。要采买茶桌、茶席、茶具等一系列专业设备，更需要对茶室进行整体装修设计，花时间、精力不说，资金就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。”叶妮说。

燃眉之际，这位平日一门心思讲好课的教师，只好硬着头皮去“招商引资”，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和杭州市茶文化研究会原办公室主任取得联系，希望他们能帮忙多找几位茶界人士帮扶一把。”

没想到方案发过去，不到10分钟便来了回复：杭州西湖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戚英杰第一个响应，并愿意为教室的所有开销“买单”。

“他一个人就‘承包’了整间教室的所有需求，不仅源源不断地送来了桌椅、器具，更贴心地寄来了西湖龙井作为教学茶样，请师生们品鉴。”叶妮笑着说，幸福真是来得太突然了！回想起那个午后，她感觉阳光都比往常明媚。

2023年5月，茶艺教室落成当天，叶妮在装饰一新的室内驻足，那是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。她遥想着近4600公里外的杭州茶人，默默在心中念道，“感谢这份远道而来的情谊，那扇茶艺之窗，已向师生们徐徐打开！”

师生“上才艺”

行茶礼、温杯盏、点茶汤、画茶图，厚厚的白色泡沫上，正清晰地显出一个“茶”字……

这是第一届南宋斗茶会“美丽小茶人”新疆赛区斗茶活动，也是位于杭州的第十一届南宋斗茶会首次在新疆开设分会场，和雅茶艺社团的小茶人们身着汉服，手持茶具，动作娴熟地完成着点茶作品。

这场“斗茶会”，如同一次茶艺教学成果展示，让叶妮欣慰不已。“孩子们对茶的兴趣很高，才学了几个月，已然有模有样。”叶妮笑着介绍，茶艺教室布置好后，她便马上着手开课，带领师生了解茶文化知识、学习茶艺技能，深入感受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。

“在教授绿茶时，我们在课堂上冲泡了西湖龙井，那是很多学生人生中第一次清饮一杯茶，大家都跑到我面前分享感受，‘老师，没想到它这么好喝，这么香’，完全打开了茶的新世界；在教授点茶茶艺时，我的讲台旁更是围了一圈小脑袋，连老师都很新奇，没想到茶里还能作画、写字。”

正是这样的热情，让茶艺的教学延伸到了课堂外。如今，叶妮已组建了2个学生社团和1个教师社团。在第十一届南宋斗茶会茶席设计项目上，茶艺社团的老师们也登台亮相。

他们设计的茶席格外显眼，处处都能找寻到杭州和阿克苏的融合元素：在装饰上，既有新疆独具特色的胡杨林风景，又有杭州西湖的微波荡漾；在点茶的作品中，他们还特意将新疆特产玫瑰花、冰糖、核桃与杭州的桂花搭配，拼成了一朵格外娇艳的石榴花。“这样的设计，将宋代茶文化与阿



克苏本地饮茶文化相融合，通过茶融、景融、情融的设计，让文化气息在茶席间交互交融。”叶妮说。

茶艺“火出圈”

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校园参与活动，没想到，“斗茶会”的举办，让茶在阿克苏成功“出圈”，当地新闻媒体争相采访，报道还登上了“学习强国”平台。

“现在，当地宣传部的副部长联系我，希望在国宾馆成立一间茶艺工作室，对外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促进当地与杭州的茶文化融合；家庭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也联系我，他们想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开一门茶课，对维吾尔族家长进行点茶教学；当地妇联也和我打了招呼，希望对妇女群体进行茶艺培训……”叶妮说，一时间，这堂茶艺课如同湖中泛起的涟漪，正从学校走向社会，带动更多人燃起学茶的兴趣，更愿意深入地解底蕴深厚的传统茶文化。

“其实，新疆虽不产茶，但喝茶的氛围一直很浓厚。”叶妮介绍，随便走进一家小超市，都会看到里面售卖着各种各样的茶，品种甚至比杭州超市要多，黑茶、砖茶、拼配茶等不一而足。平日到饭店就餐，服务员也一定会端上来一壶热气腾腾的茶。阿克苏的维吾尔族同胞比较多，茶是他

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茶，让初来新疆的叶妮，迅速融入了这个新家庭，有些学生听说她今年6月便要返回杭州，都跑来挽留，“叶老师，您能不能不回去？”

去年教师节，一位女同学还特意给叶妮准备了礼物。“它不是贺卡，不是笔，而是一支发簪。这个孩子竟然关注到我平日用发簪扎头发，礼物我虽然没有收，这份心意却让我暖了很久。”叶妮说。在她看来，茶，如同一个纽带、一座桥梁，让原本陌生的彼此有了链接、感到亲近，如这茶香般温暖依恋。

如今，她还收了十余个“徒弟”，结下了深厚的“师徒情”。“我希望在自己返杭后，能将茶的教学延续下去。未来，我们还会继续将茶文化元素融入校园文化建设，引导师生通过劳动习茶、礼仪敬茶，培养茶文化兴趣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走近师生的学习和生活，全面提高师生的综合素质。同时，我也计划接过社会各界伸来的橄榄枝，积极开展文化润疆活动，让更多新疆朋友了解茶、爱上茶文化。”叶妮说。

2月25日，刚结束寒假的叶妮返回新疆，已对新学期的课程摩拳擦掌：“下周，我们新学期的茶艺课正式开课，我准备让孩子们像参与情景剧一样，扮演在茶事活动中的角色，沉浸式地体验茶事礼仪和文化；我还准备教授红茶的冲泡技艺，当然还有现在火爆的新式调饮茶，孩子们已期待很久……”

茶 乡采风

忆布朗族大哥的那杯烤茶

李寅峰

这些年，频频行走于边疆，体验过多民族的茶风茶俗。但最令我触动的，是今年春节前在云南景迈山布朗族大姐你南丙家里体验的火塘烤茶。

乃至春节期间在家休息时，多次翻看当日拍下的照片、视频，吊脚楼里烟气缭绕的火塘畔场景在眼前重现，令人泛起脱离尘世的笑意。

是，那烤茶，就是脱离尘世般的感受。

那一天，你南丙大姐和她的丈夫俄丁洪大哥是在楼下茶室接待我们的，聊到酣处，俄丁洪大哥上楼换了一身整洁的布朗族服装，还搭配着一顶时尚的礼帽，然后摸着夹生的普通话对我们说：“请上楼，我给你们做烤茶……”

从小生活在边疆，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淳朴好客感同身受，对于这样“隆重”的邀请，我们知道，必须积极响应。于是，在他们夫妻的引导下，沿着吊脚楼一侧的木制楼梯，我们走上二层。

这是他们的生活区。楼梯南侧，先是一个开阔的大客厅，过去便是一个带着露台的房间。露台上晾晒着各种腊肉。可以看出，这间带露台屋子兼具厨房和餐厅功能。更吸引我们的是靠近露台一角的地板上，有一个传统的火塘，塘中有将未燃的炭火。炭火中有一个金属架，上面“坐”着一个单柄土陶(砂)罐，有些像我们常用的大公道杯，又有些像酒壶。这便是大哥烤茶的“道场”了。

夫妻俩热情地搬出小凳，安排我们围坐下来。家中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也穿着一身民族服装参与进来。我带着妈妈和两位姐姐，加上大哥的妈妈和妻子，六个人叽叽喳喳地热烈寒暄着，大哥则进进出出一通忙活。

眼见柴火多了起来，火也旺了起来，坐在对面的大哥左手拿起一个巴掌大小的葫芦瓢，凑近火塘温了温，右手抓了一把普洱生茶放进去。就在我疑惑，木制的葫芦瓢怎么能够放到火苗上烤时，只见大哥右手拿起一双很长的铁筷子，从火中夹起约十公分长的一段烧得红红的木条，放进葫芦瓢中，左手同时快速地颠瓢，瞬间，茶叶焙火的香气冲了出来。紧接着，大哥放下筷子，在左手颠瓢的同时，右手几指伸入瓢中捏拌着，帮助炭火和茶叶均匀接触。看得出来，大哥希望每一片茶叶都感受到炭火的温度。可以想象，那右手是久经“烤”验的——捏拌时快、准、稳，捏完后迅速撤离，动作干脆利落、水到渠成。

再后来，大哥几次夹起

炭火放入葫芦瓢，几次捏拌，炭块越来越小，频率越来越慢，焙茶的香气也越来越浓。我们知道，烤茶要做好了。

这时候，火塘架子上土陶(砂)罐中的水沸腾起来，时间刚刚好。

只见大哥轻轻抓起一撮烤茶，凑近土陶(砂)罐口的正上方，快速地松手，茶粒稳稳落入沸水中，又随着罐下炭火的烘烤翻滚，茶汤的清甜随之弥漫在整个吊脚楼中，让围坐在火塘边的我们瞬间垂涎三尺。

大哥小心翼翼地端起茶罐，把我们面前的茶盖都斟上茶，自己端起一杯品了一口，满意而自豪地笑了。我们一千女茶客也都端起杯，品了一口，不由分说对他竖起大拇指。

必须声明，我们绝不是客套地赞美，这烤茶真的是“惊艳”——茶汤色泽清冽，澄黄中泛着一抹浅绿，一眼见底，并没有炭火杂质；香气很足却不唐突，烟火、茶味、香水味融合的感觉，嗅着提神、暖心；入口也是非常甘甜，丝毫没有生茶的生涩味，一杯下肚，唇齿留香。

看得出来，这是俄丁洪大哥的“看家手艺”，无论是他自己、他的亲人，还是我们这些远方而来的游人，都被他的烤茶深深吸引。大家品着、赞着，火塘边的氛围格外快乐、充满暖意。

说实话，之前喝过其他少数民族的烤茶，多是把茶放入小砂罐中烘烤，然后注入沸水冲泡。俄丁洪大哥将炭火夹入茶叶的烘烤方法，我是第一次见到。这是当地的习俗，还是他独创的技艺？由于语言不甚相通，我最终也不明所以。

春节假期居家休息，最大的乐趣是日日品茶。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旅途中那种寻茶、问茶的感觉，烤茶就更是不用说了。

好在，围炉烤茶已经火遍大江南北，应该算是对烤茶文化在创新中的一种传承。但我还是想再去景迈山，去俄丁洪大哥家的火塘边，喝一杯真正的烤茶。那烤茶，能令人泛起脱离尘世的笑意。



煎 茶论道

茶，旅途中的仪式感

李冰洁

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，人们或归家或出游，旅途漫漫。尤其一人出行，更显旅途的单调。我给自己找了个出行“搭子”——茶，也借此打造旅途中的仪式感。

作为一个爱茶人，各式茶具自诩应有尽有，旅行茶具也是简繁皆备。最开始出行，我会带上一整套旅行茶具包，包中壶承、茶壶、茶杯、公道杯，甚至茶盘茶巾都一应俱全。想着如果遇到三五知音，还能以茶会友、品饮一番。

后来发现“此路不通”：一方面，无论乘坐火车还是飞机，大家都是排排坐，很少会遇见与人对面而坐的情况，顶多跟身边的人说上几句“谢谢”“劳驾借过”，谈不上会友；另一方面，受条件限制，茶席空间狭小，这么大的一个“茶摊儿”在一个小桌面上根本铺不开，且人们要么天色匆匆，要怎么摆网络，要么闭目养神，喝水的都少，更遑论饮茶了。因此，我给自己简化成了“一个人的小茶桌”。

如此一来倒轻便了许多：一个茶壶、一个主人杯，外加一个保温壶。靠过道坐的时候还洗洗茶，若是坐到靠窗的位置连这步都省略，直接泡茶开喝。

旅途中喝什么茶，也有讲究。我一般会选袋泡茶，比如铁观音、金骏眉、白毫银针，一是因为便携，二是因为冲泡时的水温不需要太高，尤其坐飞机时遇到颠簸，太烫的水泡茶有烫伤

风险。高铁出行时，行驶相对平稳，我也会拿些几克装的小泡茶、小饼茶，生普、熟普或老白茶等，用刚刚烧开的热水冲泡。

言及此处，我想到两个关于水温的小插曲。一次是在飞机上，我问空乘小姐要开水灌满保温杯，结果拿回来的是刚好入口的温水，没办法，只好又明确了一下是准备泡茶的，请她给换一杯刚烧开的水。不过换回来的水温也不太高，约莫80℃，好在我出门不会只带一款茶，遂挑了一泡红茶，浅浅品尝。

还有我第一次在高铁上泡茶，去热水车接水时，发现接了半天都是凉水，还是路过的保洁大姐告诉我，每次要先放一会儿凉水才能出热水。但其实高铁上开水的温度也不能完全满足泡茶需求，所幸车上可以插电，后来我都带着便携烧水杯二次加热，毕竟要追求“仪式感”，水温方面不能将就。

经过多次摸索，如今我已经很习惯自己的旅行打造移动小茶桌了。甚至最近还升级了更简化的茶具——一个专门用来泡茶的旅行茶壶，壶盖是磁吸的，取下来就是茶杯；壶口处有滤网可过滤茶叶，投茶倒水出汤一气呵成，非常方便。每每摊开小桌板、沏上一壶茶，茶香四溢时，都是我旅途中最放松的时刻。此时放下手机，翻开一本书，静静享受这份仪式感带来的舒适惬意，再长的旅途也不会单调了。

老 海拾贝

最走心的茶事

杨多杰

小时候，我生活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里。那时候的人，都讲究些老礼儿。每逢年节，必有亲友来访。而我有一项雷打不动的工作，那就是给客人泡茶。

我对这项劳动从无怨言，因为每当我们去别人家拜访时，也一定会受到同等礼遇。时至今日，我给人家泡的什么茶，亦或是人家给我喝了什么茶，早就都记不得了，但这里面有一套客气话，我却至今记忆深刻。

主人对某个家人说：“快去泡茶！”

客人答：“您别忙活，坐不住，坐不住！”

主人一定要跟一句：“不差这一杯茶的工夫！”

我记得有位急性子的亲戚，家里长辈刚说“快去泡茶”，他就已站起身来大嗓门喊出“坐不住”。主人跑过去想拉他坐下来喝茶，他已经一脚跨出门了。放在外人看来，还以为打起来了呢。现在想想，这才叫真正接地气的中国茶文化呢。

后来读到茶诗，才知道古人也讲究客来奉茶。南宋杜耒的《寒夜》，是这个题材的经典之作。

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

我曾想，杜耒的这首七绝辞藻并不华丽，构思也谈不上新奇，如今的爱茶人为什么会这样喜欢呢？可能，“寒夜客来”的不期而遇，“竹炉汤沸”的悠悠闲适，正是当代人最缺乏甚至难以企及的幸福吧。

由于通信不便，古人访友，在今天的人看起来就是“愣愣”，虽然不够周全，但却不可预知，开门见朋友来访时的惊喜，是当代人感受不到的幸福。好朋友来了，自然要款待。竹炉小火，慢煮佳茗，这事儿听起来很美好，实际上这个过程很慢。但是没关系，杜耒的寒夜里，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，诗人有大把的时间，可以为茶事挥霍。由于时间充裕，自然可以

慢慢点火煮水，再为客人用心调制一份茶汤。

这时候，宾主双方都品味着一盏佳茗，畅聊之中，杜耒不经意地望向窗外，那一轮皎洁的月色在窗外梅花的映衬下，竟显得格外动人。至于那“梅花”二字，又是一语双关，暗指自己品行高洁的朋友。正是好友的到来，使得这本沉闷的寒夜，变得如此令人难忘了。

如今便捷的通讯，使得我们忽略了人与人相遇的不易。我们总觉得，留了微信就可以很容易联系到，可有多少人，喝过一次茶后，就再未见过了呢？

日本茶文化当中有“一期一会”的理念，与我们的“客来奉茶”之道颇为暗合。“一期一会”这个词，最早出于江户德川幕府时代井伊直弼所著《茶汤一会集》。这里的“期”，所指的是一生的时间，而“会”指的是相会。其实井伊直弼的“一期一会”，很可能是受到了他的前辈茶人珠光的影响。在《山上宗二记》中可以发现，珠光重视宾主双方在茶事活动中的影响。他认为，客人从进入露地到离开茶室，都需当作是一生(仅有的一次)相遇来尊敬亭主(即茶会的主人)。相对的，亭主也要以对待的心态诚心来待客。

那么，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初沸火初红”，算不算一期一会？我想，一期一会的待客之道，应是中日茶文化的共识。胡同里说那些客气话的老人，当然不知道什么“一期一会”，大家只是觉得，泡茶可以待客人留下，见一面不容易，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。

如此，客来奉茶，无疑是最走心的茶事了。忙里偷闲，大家别忘了认真泡茶，奉给亲人、友人、爱人。



江西赣州：春茶采摘忙

近日，在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天九镇新坳村茶园，茶农抢抓利好天气采摘春茶，供应市场。近年来，定南县依托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，大力发展茶产业，并采取“以茶促旅”模式发展“茶”主题乡村旅游，做足茶旅融合文章。朱海鹏 摄

云南永德：

共饮一壶茶 共话茶发展

鲁跃进

临沧市永德县，是云南大叶种茶的核心产区之一和“熟茶之乡”，这里家家有茶，户户产茶，茶叶是永德人民脱贫致富的金叶子，以其独特的韵味和魅力，散发着诱人的醇香。

眼下茶坡茶园的枝头已冒绿色茶芽，当地县政协委员和茶农们关注的“茶事”“斟”上了委员工作室的茶桌。

日前，为倾听基层群众对于茶产业的想法，马志成委员工作室召开了一场“委员话茶会”，委员们与当地茶农围坐茶桌，在同饮一壶清茶中，畅谈家乡茶产业的发展。

“永德出好茶，但在对外宣传上稍显单薄，应该结合永德深厚的底蕴文化，讲好永德茶文化故事，特别是要打造‘永德熟茶’品牌，

让人记住永德、记住永德茶。”李映彪委员说。“近年来，永德县政协一直关注茶产业发展，围绕该主题组织了多次调研，并到村、组开展茶叶产业基层协商，提出了不少助推茶产业发展的提案和好的意见，有些建议已得到了采纳和落实。”县政协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周文山说。

“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，原以为在委员工作室的活动会比较严肃，没想到坐在这里特别亲切，像和朋友一样喝茶聊天，有啥说啥，特别自在。”种茶农户穆文景说。

一杯杯清茶，斟满履职情怀，一缕缕茶香，连接茶农心怀。大家畅所欲言，正如工作室此时冒着热气的茶汤，洋溢着开春茶乡的新气象。